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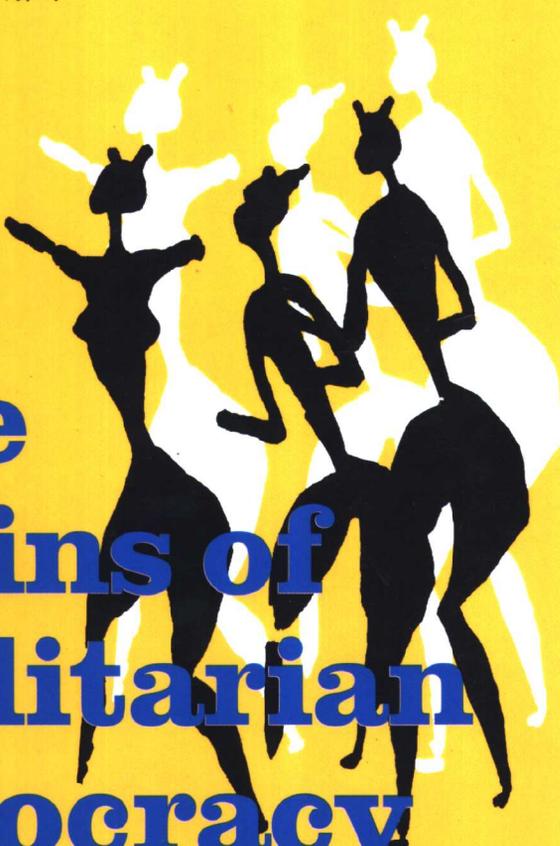
人文译丛 总主编 何怀宏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以】J.F.塔尔蒙 / 著 孙传钊 / 译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everal stylized silhouettes of human figures with animal heads, possibly rabbits or cats, in various poses. Some are black, while others are white. They appear to be dancing or in motion against the yellow background.

人文译丛 总主编 何怀宏

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书系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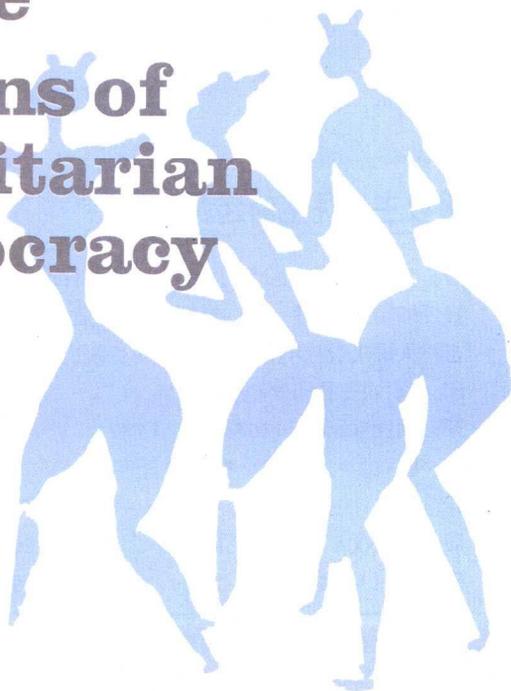
【以】J.F.塔尔蒙 / 著 孙传钊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 (以)塔尔蒙著;孙传钊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

(人文译丛)

ISBN 7-206-04402-6

I. 极… II. ①塔… ②孙… III. 政治理论—理论—研究—法国—近代

IV. D095.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781 号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by J. F. Talman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著 者: [以] J. F. 塔尔蒙 译者: 孙传钊

责任编辑: 崔文辉 封面设计: 张亚力 责任校对: 赵秋实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印 刷: 农安县印刷制版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1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402-6/B·167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19.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芭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憚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的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出版说明

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几乎是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同时写作、问世的。那个年代，虽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中，与持基本肯定大革命态度的“正统派”对立的、伯克等人创始的持否定和批判立场的“修正派”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积累。而且，弗里德里克·沃特金斯在《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1948年，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已经看到了卢梭社会构想与以后的法国革命乃至20世纪极权主义的关系，精辟地指出了极权主义理论与实践出自于现代自由主义的前驱而非敌对者，厘清了自由主义发展历史曲折的脉络，但是，沃特金斯著作，毕竟只是用粗线条勾勒了发展的轨迹。是塔尔蒙对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前后那个世纪交替时代的思潮做了细致的研究。他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从18世纪法国的救世主义思潮中剥离出极权民主主义的萌芽；通过18世纪的三个历史阶段——基本原则的萌芽时期、原则被雅各宾党运用实践时期和升华为巴贝夫主义时期，来考察意识形态的社会理想怎样演变成为极权民主主义政治理念得到实践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既不是一部纯粹的史学著作，也不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学论著。

塔尔蒙认为极权民主主义的产生既是欧洲民主主义传统秩序的延续，又是在18世纪法国新生的一种形态。和传统不同的是，18世纪的欧洲，理性被极端地夸大作为测量社会效用的唯一的价值尺度；传统宗教权威的衰退导致除了国家，没有别的道德源泉和标

准，政治理论与伦理标准合二为一；利己主义的兴起既清楚地解释特权的罪恶，又包含了潜在的极权主义萌芽。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虽然都断言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但是，前者主张通过反复经验的尝试，才能实现和谐的社会；后者认为预先假定有一种和谐的十全十美的社会模式，自由才能实现。塔尔蒙指出了后者的错误所在：规定只能是那种排他类型的社会模式存在，那么，它还能与自由相互兼容吗？塔尔蒙承认了宗教救世主义和18世纪救世主义完全是出自同一传统源头的运动——救世主义与追求自由是人类的两个本能，但是他也指出了它们的区分：教会的动力是神的教诲，把希望寄托于神，不借助中间力量，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世俗中都是作为平等的社会圣徒相互救济。虽然这与乌托邦主义的绝对平等自由的理想表面上是一致的，但是，圣徒们服从的不是人而是神，是从神那里得到拯救。而现代救世主义的理论是世俗的，而且又是绝对的，是出自人类的知性与意志，最后服从少数全智全能的领袖。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3），而塔尔蒙的这部著作从另一个角度展开了学术的视角。此书问世半个世纪以来虽然遭到过批评，至今依旧是欧美政治学学人必然提起的名著。

当然，本书作者有些观点是带有偏见的，有一些还是明显错误的：他对激进主义充满恐惧，对法国大革命以降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风潮投以垢病，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脉络和评价也并不准确和明晰，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表明的那样，他的观点只代表他自己，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明智地加以判断和取舍。

献给 G.

前 言

拙著得以付梓要感谢许多人。首先要感谢的是已故的哈罗德·拉斯基教授，众所周知，他充满了热情，友好地帮助了我。R. H. 汤尼教授以他的真挚的友情支持我，以他成熟的智慧鼓舞我，以他尖锐的批评激励我。E. H. 卡尔教授和阿尔弗雷德·卡本博士关注着这本书的每一个阶段的进展，并对书中的许多观点的阐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所属的大学马丁·布尔教授读了本书的底稿后，善意地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批评性的意见。

我几乎无法确切地表达我从以前的老师、今天的同事——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 R. 卡伯纳教授获得的恩惠，从他那里我得到了最基础的训练，这些年我还与他一直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

我有幸与巴黎大学的乔治·勒菲弗尔教授和 C. E. 雷布鲁斯教授、牛津大学的以赛亚·柏林先生、伦敦经济学院的拉尔夫·米利班先生和都灵大学的 A. 加兰特·加罗纳先生（很遗憾的是清样送往印刷之后）探讨了本书的主题。我要感谢所有的这些人，感谢他们给予的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还有一个人，他的帮助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他的协助，本书难以完成。这个人，就是我亲爱的朋友 T. E. 奥雷特先生。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我要感谢他不倦的关心、细致又卓越的批评，他对书的结构改动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我的英语写作是不久前才从奥雷特先生那里习得的。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的杰拉尔德·M. 菲茨杰拉德先生。当我作为一名战争难民抵达伦敦的时候，他给予我很大的热情的照顾，并且把我引进到美好英国生活和英国思维方式的世界中去。

我也要感谢蕾尼·温加德博士在校对本书的文字时，提供的大量耐心的帮助。还有达芙尼·戈登夫人，她校对并核实了本书的参考文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帮助。因为，事实上，她是在没有不列颠博物馆（本书在那里写的）或符合条件的大学图书馆的帮助下完成了这样的校对工作（因为我所在的大学将图书转移到了斯卡普斯山区）。

在以色列的赞格威尔基金和不列颠地方议会慷慨的财政援助下，我才能完成这书的写作。在此，我要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今后，我还将继续进行关于极权主义民主政治起源的研究，以后两个著述选题是：一本书将专门论述 19 世纪西欧极权主义民主政治的 trends 的转换；另一本将讨论从 1860 年至今天，极权主义民主在东欧、俄国及其体制中的历史，也将涉及发生在远东的重大事件。

最后，我还要感谢不列颠博物馆的全体工作人员。

我几乎不需要再说的是，除我以外，他人无须对本书的观点负有责任。

J. L. 塔尔蒙
希伯莱大学
耶路撒冷
1951 年春

因此，我是这么考虑的：威胁民主主义各国国民的压抑体制与以前存在于世界上的体制是完全不同的。现代的人们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是不能再现这样的片段了，即使我自己也试图如同再现那样正确地表达构成我自己的、潜藏于我内心的理念，也已经是徒劳的了。专制主义和压迫这种陈旧的措辞现今已经是完全不适用了。事态焕然一新。因为我不能够对这种新事态作什么命名，所以，我首先必须明确它的意义。

——阿历克斯·德·托克维尔

目 录

绪 论/1

- (a) 民主主义的两种类型——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2
- (b) 18世纪政治救世主义的起源与分裂/4
- (c) 右翼极权主义和左翼极权主义 /8
- (d) 世俗的救世主义与宗教的救世信仰/11
- (e) 各种方法的问题/14

第一篇 18世纪政治救世主义的起源

第一章 自然法则——基本前提/19

- (a) 单一的原理/19
- (b) 现世的宗教/24
- (c) 先验论与经验论/28

第二章 社会模式与自由——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32

- (a) 理性的同一性/32
- (b) 利己主义/35
- (c) 自然秩序、立法者和个人/39

第三章 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卢梭/42

- (a) 心理学的背景/42
- (b) 公意与个人/45
- (c) 公意、人民主权与独裁 /48
- (d) 作为目的的公意/54

第四章 财产所有权——摩莱里与马布利/56

- (a) 前提和结论——相互矛盾/56
- (b) 摩莱里——共产主义者/59
- (c) 马布利与禁欲主义的美德/61
- (d) 被限制的经济学/66

第二篇 雅各宾党的现实对应

第一章 1789年的大革命——西耶斯/77

- (a) 革命的态度/77
- (b) 人民的主权/82
- (c) 财产所有权/85

第二章 革命的目的与均衡——立宪制度下的对立/88

- (a) 合法性和革命目的至高无上/88
- (b) 雅各宾主义——精神、心理的要素/90
- (c) 公意的定义/94
- (d) 制衡的概念——圣鞠斯特/98
- (e) 罗伯斯庇尔与革命目的——人民观/103

第三章 单一的意志/111

- (a) 民主的直接行动/111
- (b) 作为客观目的的自由/121
- (c) 反对的权利与禁止党派/126
- (d) 关于革命政府的理论/134
- (e) 雅各宾党的独裁/138

第四章 终极的机构/149

- (a) 进步与终极的基本前提/149
- (b) 教条主义的心理/153
- (c) 德性的统治/157

- (d) 圣鞠斯特的《共和制度》/161
- (e) 市民宗教与对知识分子的批判/165

第五章 社会问题/168

- (a) 矛盾/168
- (b) 阶级政策/171
- (c) 根本的问题/174
- (d) 经济限制论与个人主义/180

第三篇 巴贝夫主义的升华

第一章 革命与热月政变的教训/187

- (a) 救世主义的氛围/187
- (b) 教训/191
- (c) 巴贝夫/192
- (d) 邦纳罗蒂/196

第二章 巴贝夫主义者的社会理论/200

- (a) 平等与社会契约论/200
- (b) 作为阶级斗争史的历史/202
- (c) 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205
- (d) 向共产主义发展/209

第三章 巴贝夫密谋的经过/219

- (a) 密谋的前史/219
- (b) 密谋的经过/220

第四章 民主主义与独裁/224

- (a) 民主主义的定义/224
- (b) 全民投票的反议会的思想/226
- (c) 人民可以信赖的吗? /231
- (d) 受启蒙了的激进观念/232

(e)	革命专政的理论/238
第五章	密谋组织的结构/246
(a)	组织和宣传/246
(b)	起义的计划/250
第六章	最终的计划/257
(a)	政治组织/257
(b)	经济共产主义/262
(c)	精神的凝聚力/265
结 论	/274
释 言	/281
译后记	/364

绪 论

本书致力于展现 18 世纪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同时产生的两种政治倾向：自由主义形式的民主制度和另一种我们建议叫做极权主义形式的民主制度。这两种思潮自 18 世纪就并行存在并发展至今天。两者之间的那种紧张状态已经构建了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地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演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至关重要的重要问题。

在这两种思潮的内部发生冲突、进行斗争的时期，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扩展成为我们讨论整个时代特征的概括与缩影。虽然它也经常被同时代的人们有了清晰认识的表面化问题所混淆、遮掩了，但是，它依然存在。在现今社会的知识中，从它们的立足点或是立场引发出来的观点是很常见的，有些却是偶然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并不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从有利的角度上来说，到 20 世纪中期的今天为止，这段历史——最近的一百五十年，它本质上就像是当今世界危机的主要成因或特点的一个系统的酝酿与准备阶段，而这个被当今世界遗忘了的其主要成因，正是理性经验主义及其两种制度——基于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和基于救世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是相互冲突而曲折地前进的。

(a) 民主主义的两种类型：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

民主制度的两种流派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是否已经逐步形成并正在演进，就像它们经常被人们称作的那样，一方面在主张自由价值的同时，反对并否认另一种民主制度。至少今天从我们的视野所及而言，并非如此。其不同主要取决于两者对政治所取的不同态度。自由主义趋向于从事政治事务采取反复尝试方法的经验主义，并且把政治行政系统看做实际实施人们自发的贤明行为的机构。自由主义还承认基于各种水准和标准的各种个人的或集体的努力，包括和政治圈外非主流派别的各种政治活动。

另一方，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流派，它的理论主要建立在采取承认唯一的和排他的政治领域的真理基础上。在意识形态上，它是持一种可以被叫做政治救世主义必定会降临的信念，这种信念要求事物有一种预先设定的、和谐的、并具有十全十美的计划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得人们无法抵抗这种统治或控制，并且让他们永远只可能奔向那理想的终点。这就是说，它认为事物的终极只存在一个层面——政治层面。它扩大从事政治事务的机会和领域，力图以此总括整个人类社会。它重视人们所有的思想与行为，以其含有的社会意义或社会价值为取舍标准，并以此作为对应政治活动变化的依据。它的政治观点既不是一套实用主义的教化格言，也不是单一风格可适用的，而是一种由一些特定领域的人们努力实施的计划方案。它们是一个包罗万象并且和谐统一的完整哲学体系。政治把这种哲学定义为艺术地运用于社会组织体制的技术体系，并且政治事务最终意图只是要完成使这种哲学势力遍及生活各个领域的任务。

两个学派都断言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然而，一派认为自由的